

窗含西岭歌乐山

■史良高

认识歌乐山，源自童年时期那本名叫《红岩》的小说。它让我知道了江姐，知道了许云峰、华子良和小萝卜头，知道了白公馆与渣滓洞。那时候，歌乐山在我的心中十分遥远。后来读冰心的《小桔灯》，知道冰心当年羁旅歌乐山，而那篇影响了几代人的散文，素材就源自歌乐山。夜色里，潮湿的山路，朦胧的桔光，还有制作小桔灯的小女孩的坚强、镇定、勇敢与乐观，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就像一幅发黄的黑白照片，深深地镶嵌在我的脑海里。不过，歌乐山在我的心中依然十分遥远。若干年后的一个暮春，我终于取道蓉城，和几位朋友一起走进重庆。第一次看到从山上长出的城市是那么挺拔，那么巍峨，那种“城在山中，山在城中”的魔幻，让我生发了从未有过的新鲜感。风光旖旎，浓绿扑面，还有那一张张和善淳朴的面孔……所到之处，清新怡人。摩天大楼林立，气势恢宏，错落有致，摩肩接踵，一改平原城市建筑的平铺直叙。山城老街和一条条小巷，梯坎层层叠叠，曲里拐弯，彰显着旧时光的沧桑。我饶有兴致地和朋友坐进一家名曰“土板凳”的火锅店，老板问：“红汤？清汤？”答曰：“随便！”直到那又辣又麻的“随便”让我们几个下江人热汗淋漓，口里胃里火辣火辣，方才知道：嗨，就是重庆！拜谒歌乐山早已列入日程。缅怀先烈，让红岩精神薪火相传，是我们向往已久的一次灵魂洗礼。牢房的阴晦，铁窗的逼仄，刑具的血腥，铁丝网的张牙舞爪，仿佛仍在诉说着过去的

“白色恐怖”中歌乐山的黑暗、阴森、狰狞与惊悚，还有革命烈士凛然不屈、血献厚土的悲壮。面对烈士遗物，内心流淌着一阵阵悲怆与辛酸。那一张张模糊的相片，一首首铁骨铮铮、振聋发聩的诗歌，无不充满了对黑暗的愤懑、对光明的渴望和对未来的期许。那天，电视剧《江姐》剧组正忙着拍摄。我们有幸见到了从牢房中走出的江姐，当然，那是饰演江姐的演员宋春丽。离开渣滓洞好远，我的耳边仍回响着陈然烈士的诗：“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任你把我皮鞭打得高高/我不需要什么‘自白’/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曾经以为，那次重庆之行，我与山城的缘分就画上了句号。可未曾想，儿子走出川大校门，义无反顾地成了西部建设的志愿者。儿子在Email里说，来吧，老爸，这里不仅有享誉世界的火锅，有霸气十足的江湖菜、三蒸九扣的八大碗，有麻辣小面、璧山兔、来凤鱼，还有剪烛西窗的巴山，“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三峡……从此，重庆成了我难以抗拒的诱惑。童年时代如梦似幻，遥远得就像天涯海角的歌乐山，忽然有一天就呈现在我的窗前，就近在咫尺。那天清晨，当我拉开窗帘，隔着逼仄的嘉陵江与一座大山对望，我问那是什么山？儿子答曰：“歌乐山！”歌乐山？这不是梦吧？无数个傍晚，当我在18楼的楼顶露台为花坛里的花浇水，给鱼池里的锦鲤喂食，眼看着西去的夕阳带着一抹酡红，慢慢地慢慢地投进歌乐山的怀抱。那一刻，我终于知道，我

已经与歌乐山相依相守，不离不弃。我每天静静地坐着歌乐山，歌乐山也在静静地看我。我虽然听不见万籁齐鸣、丛林清响的歌乐山音，却与浓浓翠黛、袅袅烟云相伴。它虽然没有泰山的气势磅礴、五岳独尊，也没有黄山的巧夺天工、雄浑瑰丽，可歌乐山在共和国的土地上是一座悲壮的山，一座英雄的山。自从寓居重庆，我就一次次登临歌乐山。我攀爬过“渝西顶峰”上天池，探秘过人迹罕至遮天蔽日的森林，流过山村白昼里的“荷塘月色”，一次次瞻仰烈士陵园，踏访渣滓洞和白公馆。如今的烈士陵园变化很大，路面整洁舒适，绿树繁花美得恰到好处。作为山城的一张名片，享誉全国的红色教育基地，红岩魂广场更显宏阔浩大，一座座先烈雕像更显巍峨肃穆。这些年，我喜欢在住家小区后面的平顶山转悠。经常碰到扛着“长枪短炮”的摄影师在拍摄歌乐山的晚霞或四时景致。几年间，平顶山上建起了宽大的足球场，修筑了可达佛图关的步道，每天游人如织。夜晚，一场场足球赛在这里举行，雄壮的《国歌》声时不时划破夜空，响彻云霄。每当听到那震撼人心的歌声响起，我总是想起长眠在对面歌乐山的烈士，想起那许许多多前赴后继的先烈用殷红的鲜血、鲜活的生命，才换来幸福安稳的今天。山上的月亮很圆很大，时常把清辉撒得满满一床。那天，我看着明晃晃的一轮月亮，忽然就想起一句诗：西岭是歌乐山的偏峰/山里的女人/喜欢看归去来兮的月亮和太阳。

一路沧桑话郁山

■王东

最近，回老家彭水，走进了郁山古镇，这是一个我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郁山古镇的文化太过厚重，我经常在文献古籍里看到它的记载传说；同时我对它又是陌生的，半日行程，走马观花，浮光掠影。过去的繁华与现实的落寞，足以让人震撼。郁山的血脉，始于地壳深处涌动的盐泉与丹砂。5000年前，巴人在伏牛山发现天然盐泉，以竹筒引卤、烈火煎盐，让这片深山成为西南最早的工业文明摇篮之一。盐粒如雪，填饱巴人的胃；丹砂似血，浸染巫观的祭祀，勾连起巴楚巫文化与中原礼制的纽带。商周青铜铭文中的“郁盐贡道”，正是这条盐丹动脉的见证——从郁江入乌江，再经长江勾连巴蜀、荆楚与中原。郁山因盐而贵。汉武开疆，郁山设涪陵郡，控扼渝鄂湘黔咽喉；至唐玄宗设黔中道，郁山升格为道级行政中心，统辖30万平方公里疆域，成为西南军政中枢。盐税滋养国库，盐商云集如织，官驿、学宫、市集次第兴起。飞水盐井遗址群中，唐代输卤竹筏仍悬于崖壁，如时光的琴弦；盐商宅邸雕梁上的波斯纹样，则暗示着西南丝路支脉的繁华。唐黔中道的设立，让郁山成为文明碰撞的熔炉。贬谪文人与土著僚人共融“黔中文化”：李白笔下“夜郎万里道”的苍茫，刘禹锡竹枝词中的山野风情，皆脱胎于此。流放者的悲歌与盐工的号子交织，让这座边陲小镇意外成为精英文化的避难所。崖壁上的诗文石刻，至今吟唱着失意者的诗史。1982年的一场洪水，冲垮了后灶河畔的盐厂，也冲散了延续4000年的盐丹命脉。

飞水盐井的卤水仍在流淌，却再无匠人架起竹筏；丹砂矿洞杂草丛生，只剩游客偶尔捡到朱砂碎片。郁江曾是盐船的黄金水道，而今，渝湘高速的改道与铁路旁落，让古镇从交通枢纽沦为地理孤岛。在古镇穿行，唯有盐井旁那株千年黄葛树，还在风中诉说着往昔的荣光。触摸盐渍斑驳的墙垣，恍惚听见盐工号子的叹息。这座被时光按下暂停键的古镇，每一块砖瓦都隐藏着历史的脉动——它是地理意义上的“式微”，也是文明层级的生态博物馆，等待着今人去破译那些被盐渍浸透的历史密码。笔者以为，古镇的出路，不在仿古重建，而在于原生态重现。可借鉴敦煌数字供养人模式，对散落四处的文物点进行三维扫描，建立虚拟遗址数据库；将飞水盐井遗址群规划为露天工业考古公园，游客可体验竹筒引卤、古法煎盐，让盐丹技艺从展柜走入生活。郁山的核心竞争力，在于“盐丹文明”的独特性。可打造“盐道文化节”，复原唐宋盐商镖局押运场景，开发丹砂文创首飾；利用非遗“炸龙”习俗，设计沉浸式剧本杀，让游客化身古代盐工，在鞭炮与龙舞中解码历史。饮食文化更可成为突破口，晶丝苕粉工坊开放DIY体验，鸡豆花、三香宴席嵌入盐商故事——让舌尖成为文化记忆的载体。古镇的复兴，需与周边村落形成共生链。比如，朱砂村可种植丹砂原料植物紫背天葵，既复原古法炼丹景观，又可开发养生茶饮。更需培育新乡贤，如龙狮传承人将舞龙技艺植入短视频平台；红薯种植大户与艺术家合作，把晶丝苕粉包装成盐道伴手礼。郁山古镇，盐泉依旧流淌，丹砂依旧殷红。它们告诉世人：文明的韧性，在于坦然面对沧桑，并长出新的希望。

将援藏情怀融进小说创作中

■周其伦

近两年来，重庆作家曾伟的小说作品先后登上《边疆文学》《北京文学》《四川文学》《大家》《当代小说》《鄂尔多斯》《辽河》等多家文学刊物。尤其是他在大型文学双月刊《大家》上推出的中篇小说《苏若梅朵》，更是让我们对这位作者的文学跋涉历程刮目相看。纵观曾伟这段时间的文学创作，他的笔端始终聚焦于援藏干部的情怀梳理，倾情触摸藏地人文的基点。他的这种执着于对“援藏”富矿的细致淘洗，和坚定地人文探寻中对丰富人性的打量，不仅让读者多了一扇了解雪域高原生活场域的窗口，更为可贵的是，我们还可以通过作者游刃有余的笔锋，吹拂见地地感受普通藏民活色生香的生活。作为重庆市第七批援藏干部中的一员，曾伟曾在西藏昌都工作生活。返渝后，很多当年的人和事无时不萦绕在他的脑海中。比如，2013年昌都发生地震，他刚上任就紧急参加到抗震救灾中，并迅速赶回重庆四处求援，募集了大量救灾物资。他主动和藏族同事、村民交朋结友，虚心学习、了解当地地域文化。这些看似简单的经历，对于一个文学创作者来说，都是一笔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这样的生活积累，也为他后来的文学创作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如果说2023年曾伟的《康巴尘梦》登上《边疆文学》还只是小试牛刀，那发表于2024年第7期《四川文学》的《老黑》，不论是情节的建构还是语言的表达上，都是他在创作上的一个飞跃。小说主要围绕一只叫“老黑”的藏狗展开，以细腻丰沛的书写和俏皮的藏地语言特色带给读者全新的感受。作品通过“我”与“老黑”化敌为友的故事铺陈，细致入微地讴歌了援藏干部在达巴村的生活经历，展现出他们工作与生活的多样性，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和包容。小说中不时展现出旖旎的藏区风情，可圈可点。几乎是在同时，曾伟的另一篇短篇小说《中期考核》在《当代小说》发表。《中期考核》不动声色地围绕着每一个援藏干部都会遇到的“中期考核”展开情节，展现的却是援藏干部的工作状态、责任担当以及弥足珍贵的情谊。作品还绘声绘色地反映了援藏工作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从一个很小的侧面体现出援藏干部为藏区发展所付出的种种努力。可喜的是，在这篇小说中，作者还通过各个人物之间内心的交流和情感互动，展现了他们对援藏工作的敬畏，这就使得小说的立意具有了宏阔的解读向度。时间来到2024年底，曾伟的创作迎来了

爆发，先是在《鄂尔多斯》上发表了短篇小说《虎头斐》，接着又在《大家》上发表了中篇小说《苏若梅朵》。值得一提的是，这是当期刊物中唯一的一部中篇小说。《虎头斐》以一条名为天宝的藏獒为原点，从一个别开生面的角度，多线条烘托援藏干部日常生活的寂寥和他们内心细微的情感波动，同时作品还将藏獒的执着勇猛融入故事中，赞美了坚韧、刚毅的意志品格。当然，我更想说一说的还是《苏若梅朵》，这是作者很倾心也很用力地打造的一部中篇，小说拓展了人们对援藏干部的认知，讲述了李建伟请假到草原拍摄名为《苏若梅朵》的电影，以及相关的人和事，浓墨重彩地把援藏干部在援藏后的工作状况、生活情态、情感奔涌等诸多方面的话题，进行了具有艺术张力的诠释，从一个颇富人文特征的崭新维度上展现了一批又一批援藏干部在雪域高原上的难忘人生经历与人格锻造过程。这批小说作品，大都得益于曾伟作为援藏干部多年苦心孤诣的经历。当他把在援藏期间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用小说的形式给予联想和丰沛的展示，就使得作者对那段特殊生活经历的一往情深，变成了旖旎多姿的文学呈现。对于作者而言，这是一座文学的富矿，还有很多元素等待他去触碰去筛选。

过江楼

■胥涛

在川北地区一带，把风雨桥叫作过江楼。过江楼的建造，根据河面宽度，采取多孔多墩或一孔两墩，桥身为全木结构，榫卯连接，斗拱精巧，展现了川北地区独特的建筑风格和人文历史。在众多过江楼中，故乡的过江楼，可能是最迷你、最独特的那一座。老家南充市西充县青狮镇胥家湾，三面环山，一条宽约3米的小河，从坝子中间流出湾外。小河两边的山脚，是族人居住的地方。坝子上，有大片水田。建在湾口的过江楼，是进出胥家湾和两边族人日常来往的主要通道。按理说，一条两三米宽的小河，搭块青石板就能过路，为啥还要劳神费力去修一座过江楼？相传，湖广填四川时，胥家湾的先祖，从湖北孝感出发，跋涉数千里来到胥家湾，一眼就看中了这块三面环山的地方。就此扎根的先人们，为了关住一湾风水，造福后代子孙，花了数十年时间，开垦了湾里的土地，建起了过江楼。故乡的过江楼，为一孔两墩结构，长约5米，宽约3米，水桶粗的柏木柱子挺立两岸，水气粗的横梁穿斗其间，结实的桥板既宽又厚，两侧设置的雕花靠凳，护栏古色古香。由于小河水流量不大，为了农田灌溉，过江楼下方七八米处，又筑起一道用于囤水的堤堰。每当夕阳西下，两岸身姿婀娜的老桑树和飞檐翘角的过江楼倒映水面，构成一幅绝美的图画。过江楼带给孩子们的欢乐，三天三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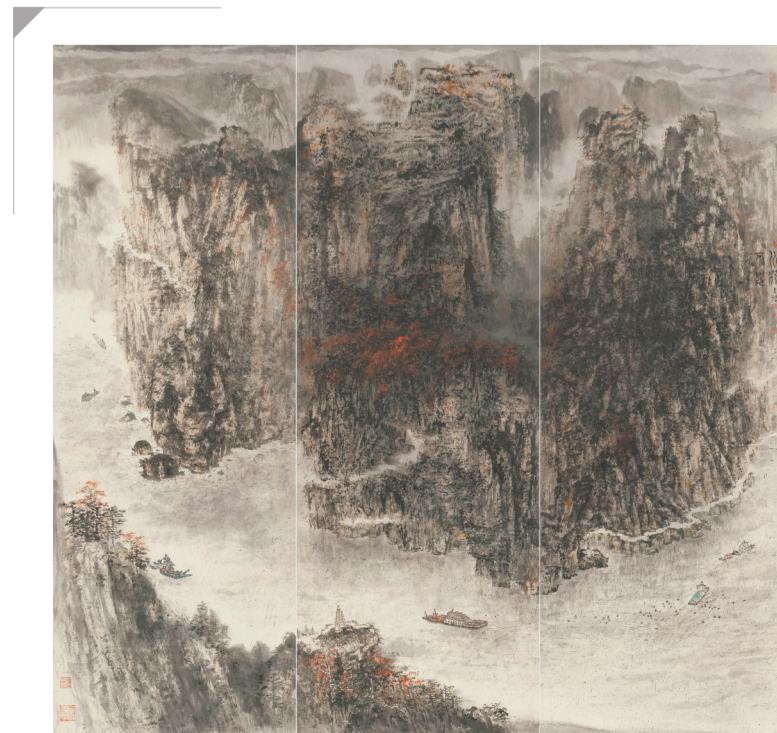
都说不完。最开心的，就是夏天耍水了。耍水，有很多种耍法，跳水、凫水、打水仗等等。但这些耍法若被大人发现，是要遭桑树条追着打的，一来确实有危险性，二来怕把过江楼的护栏弄坏了。老家的麻雀很多。过江楼的房檐上、雕梁下都有很多麻雀窝，也有一些燕子窝。上房掏麻雀蛋、喂小燕子，亦是小伙伴们特别喜欢干的事。爬树，是农村小孩的基本功，水桶粗的柱子，嗖嗖几下子就上去了。长辈从小就告诉我们，燕子是益鸟，专吃农作物上的害虫；燕子也是吉祥之鸟，燕子飞到你家，说明你家将会财源滚滚，鸿运当头。所以，爬到过江楼上用蚯蚓、昆虫喂小燕子，是要比剪刀石头布的，赢了的小伙伴才有喂的资格。老家的过江楼还是个名副其实的社交场所。平时分居小河两岸的族人们，都各忙各的事，也不常见面，赶场归来或是其他原因在过江楼上碰到，就要坐下来。男人们装上叶子烟，吧嗒吧嗒吸上几口，聊一阵子。从家事聊到国事，从农事聊到闲事，问新房的地基整好没有？需不需要帮忙？杂交水稻育种是上午扬花产量高些还是下午？女人们就更热闹了，张家长李家短的话题，让过江楼传出的笑声不时在湾里回荡。孩子们放学归来，除了玩耍，都喜欢聚在过江楼上做作业。低年级的可以问高年级的，高年级的可以互相探讨，直到看见下地干活的家长们扛着锄头回家，还舍不得离开。此时，在大人们眼中，过江楼凳子上放着的一溜儿书本和齐刷刷跪在两边桥板上做作业的孩子，是世界上最美的风景。

故乡的黄葛树

■蒋先伟

“黄葛树，黄桷树，黄葛树下是我家。我家有个好姐姐，她的名字叫桂花。”这是一首上世纪50年代的重庆歌谣。每当唱起这首歌，我就会自然而然地想起故乡的黄葛树。我是在黄葛树下长大的。故乡开县（今开州区）临江镇是一个盛产煤炭的小乡镇，河对岸的南山上有着十数个小煤窑。担煤途经的几个关隘、要塞之处，都植有高大的黄葛树。这些地方，一般都开有小酒店、小吃店，以供行人解饥解渴。我妈妈的娘家就在这条路上一个名叫“黑林子”的垭口上。那里长着三棵高大无比的黄葛树。儿时我常常跟着妈妈回娘家，她的娘家就在三棵黄葛树下，经营着一家卖米面粑粑、高粱白酒、油炸花生米的小店。妈妈待我如同己出，我跟着她叫她的老母为外婆，叫她的三个弟弟为舅舅。三个舅舅都各有儿女，大舅的女儿叫“桂花”，二舅的儿子叫“桂荃”，三舅的女儿叫“桂菁”。虽是农家，但儿女们的名字都取得很文雅。那些日子，黄葛树下便是我和他家三兄妹流连忘返的天堂：把脚伸到路旁的小溪里，听知了在树上一声声地歌唱；下到溪水里扳

开石头抓螃蟹，一边抓，还一边哼着童谣：“张打铁，李打铁，打把剪刀送姐姐。姐姐留我歇，我不歇，螃蟹把我耳朵夹个缺。”在我们四个小伙伴中，桂荃的年龄最大，也最能干。他能把屋后小坡上的斑竹砍下，做成钓竿带着我们钓鱼；他也能拿着网子带着我们去田里捉蝌蚪，再装到玻璃瓶里看它们游泳；当我们划破了小手流血不止时，他还会去田里采来一种叫“毛蜡蛛”的水中植物给我们止血。到了上初中的年纪，母亲把我接回了自己的家。渐渐地，我与三个小伙伴失去了联系。再后来我上了高中，当了知青，上了大学又做了大学老师，故乡的很多东西也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淡忘了。但我始终忘不了故乡的那些黄葛树，特别是妈妈娘家那三棵高大无比的黄葛树。2015年春节临近时，听说故乡通了高速公路，我突然萌生了回去看看的念头，于是偕同老妻，去到了那个难忘的地方。我们穿过高架桥下的涵洞，爬上了日夜思念的儿时的“天堂”，远远地就看到了那曾十分熟悉的黄葛树，走近后再仔细看，黄葛树没有变！仍然枝叶婆娑、风姿绰约。树下的那一排老旧的青瓦房变成了钢筋混凝土的三层大楼房。楼下大门虚掩，主人似乎没在家，但应该也没走远。



川流不息（水墨设色）
傅吉均